

# 喚醒真我

## 程觀心

並不是故意否定我們自己，人性的確生着百孔千瘡的毛病。這些病態既複雜又微妙。這些慾主宰着身心，常使你有情不由己的痛苦。

每個人有善善惡惡的心所，大大小小的煩惱，像天空中繁星似的明滅。一日之中，剎剎相續，可生起千百種不同的心念，也造成「十法界」各不相同的苦樂。可是，粗粗分析起來，總其成，只是善和惡的二大對壘而已。

所以，中西大哲都認為人性中有神性，亦有獸性。或者說，人身之中，實俱備二重人格；一個是超乎物外，不受任何利害得失所羈絆，只問仁義的「真我」。一個是受利害得失之心所支配，甘心為物質所奴役的「假我」。這兩個我，互為消長，互相矛盾，終日在那裡冷戰，鬭爭。

人身是慾望的大集合，受着物質環境的誘惑，社會風氣實利觀念的影響，人慾如汎濫的狂瀾，一天天高漲。心力奔馳外求，總想以外在的一切躋足本身。事實上，某一慾望的滿足，也就立即消失，一切享受終涉不可得。然而，人們並不肯就此放棄這空幻不實的「假我」之要求。

爲了蒙蔽「真我」，求得「自欺」的心安起見，尚不惜編造一些

歪曲的理論來說服自己，作爲所行所爲合理的解釋。以致造成「習非成是」的邪知邪見，來支持他的罪愆。讓「假我」變成專制暴君，離棄而又壓制着「真我」，把它禁錮在心靈幽秘的角落，始終不讓它有出言制裁的機會。

於是，盲目的貪欲得勢了，在短促的人生，儘力煽動着罪惡，離失了良知，使無主宰的昏暗心識，無信仰亦無方向，一味隨順着動物性的慾求向下滾墮，誰顧及到惡業遺害下來的永劫酷刑？

但是，潛藏於個人心中的一點難昧的靈明，真會被慾所蔽，永久固封着，保持緘默嗎？不，絕對不是。它永遠不會泯滅的。善的後果是樂，惡的後果是苦，用不着等待多少時日，人生經驗馬上會給你一個正確的答覆。不過，等到鐵的事實來證明，已是後悔不及，將使你「抱恨終天」了。所以，我們假如想要獲得人生至高的幸福，心安理得的快樂，真正的自由自在，還是該及早打算，喚醒「真我」，請出來坐鎮，爲最穩妥。

佛法是唯一能使人恢復「真我」的良方，只要我們依理而思，依法而行，去拂開層層包圍着覺性的迷霧，打開鎖鑰，把被禁錮着的良知釋放出來就行，要不是我們被「假我」所騙，自築藩籬，加意隔離絕着「真我」，這個世界，早不會是如此穢惡充滿的濁土了。

※※※※※

## 初 信

※※※※※

我最怕和有宗教迷信的人做朋友，三句話沒講完，便拉你去信教，說什麼死了上天堂，不然入地獄這一套！

事情偏又這樣巧，剛搬進宿舍的一位仁兄，床舖還未整理好，忙着問我：「這裡有佛教會嗎？」

「有」，一聽到「教」，我的頭就會發脹，要不是初交，真想給他一個「相應不理」。瞧他那付樣子，十足是個「宗教迷」。我冷冷的補上一句：「老兄是出家人？」

「不，我是個教徒」。

心裡想，倒霉，碰見鬼，不同他囉嗦，正要車轉身看我的喜相逢；伏在床上看書的老李却開口說：「原來你是信佛教，怪不得頭刺得這麼光——活像和尚」。

「這就是他們的特徵」，我望着他像電燈炮的頭頂度，年紀輕輕的，難道就破紅塵？忽然想到上週請假離去的「阿們」，要是今晚回來的話，那我們這個小天地理，豈不要神佛不分？好在他有顯明的標誌——光頭。我再看看宗教迷朝老李說：「做一個和尚，不落髮，那能？你以爲是『阿們』，隨便都行」。

「噢，你不說我倒想不到，『阿們』說一切是什麼上帝的安排，請問和尚，您又怎樣解釋呢？」

「噢，李先生，和尚我不敢承受，您說的『一切』是指的宇宙萬物吧？這在佛教講『萬有皆從因緣生』，不過，現在一般人……」

「怎麼，老李你頭上也想長點光——做個小和尚」。我看宗教迷有繼續說下去的趨勢，連忙打斷他的話，怕寢室做他們的道場。厭煩的瞧他一眼，我心裡說，奶粉，牛油都安排不了我，難道因緣能打動我的心？

晚上我剛踏進門，護士從坐椅站起，搖搖手輕聲地關照我：「請不要驚動他們，剛才李先生暈過去的。我點點頭，輕輕地走近老李的床邊，刹時一股涼意從我心底流遍全身，不禁打了個寒慄！在暗淡的燈光下，老李臉色白得怕人，閉着眼睛，額上冒着微汗，頭整得高高的直躺在床。我想講什麼，但喉頭像被東西塞住了。回轉頭，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付罕有仁慈的臉貌！二道明淅的秀眉，覆蓋着微閉的雙眼，兩隻手在胸前合十，掛着慈祥又有憂慮的嘴角嚙嚙的在牽動，發出絲絲的聲音，可以聽得很清楚，一句接連一句念「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！」突然，我憶起八歲那年生病時，母親含着兩眶熱淚，跪在觀音像前念大悲咒的情境……

我默默地垂下頭，眼淚像雨點般落下，「朋友！一切誤會已過去……」我仰起頭緊握他的手這樣說。